

新長天

大禹治水

(歷史常識)

第二
一
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大禹治水

一連下了好幾天的雨，信兒和他的哥哥小寧姊姊小青，每天只悶在家裏，下下棋，看看小說，寔在悶極了。好不容易這一天下午，天放晴了，那一輪紅晶晶的太陽，又高高的在藍色的天空中掛了起來。本來夏天的太陽是誰都討厭的，可是他們今天看見太陽，就好像我們遇著許多年沒有見面的老朋友似的，說不出來的歡喜。吃過了晚飯之後，他們便跟隨著父母搬了幾把椅子，坐在院子

裏的葡萄架下乘涼。

這天晚上的天氣，實在涼快極了，一陣陣的清風徐徐吹過來，就彷彿夏末秋初的天氣一樣。信兒靠在他母親的身邊，看着他的哥哥捉螢火蟲，小青坐在他母親旁邊的一張小籐椅子上面，數着天上的星斗。數了一會，她覺得不耐煩了，便忽然向她父親說：

『爸爸！這幾天老是下雨，我們沒有在院子裏乘涼，你也老沒有給我們說笑話了。今天你應該給我們說一個吧！』



她的哥哥聽說，也丟下了螢火蟲，跑過來說：

『爸爸！上回給我們說的包公審案子的故事，不是還沒有完麼？今天你可以再給我們說一段吧。』

他們的小弟弟聽見要說故事，高興極了，便吵着說：

『爸爸！你給我們講一個故事吧！』

他們的父親宋先生笑了一笑，從地上拿起一碗茶來喝了一口，慢慢地向他們說：

『好吧！我給你們說一個故事，可是你們想聽甚麼故事呢？』

寧兒和小青還沒有說話，信兒便搶着說：

『這幾天成天下雨，許是龍王爺發脾氣了吧。爸爸給我們講一個龍王爺的故事好不好？』

宋先生聽了他的話，又笑了一笑說：

『小孩子什麼事都不懂，世界上那裏有什麼龍王爺。

這雨都是地上的水氣，讓太陽吸收上去，遇見冷，才又變成水，降了下來。這些道理，向你小孩子說，也不大懂；你哥哥在學堂裏，總學過吧。』

寧兒說：『對了，我們理科先生給我們說過，他還拿

開水壺給我們舉例看哪。他說這雨就同這壺蓋上的蒸氣水似的，一冷就掉下來了。可是你今天給我們說一個什麼故事呢？』

宋先生低下頭想了一會，便向他們說：

『好了，我想起來了。我因為聽你們說下雨，倒想起一件歷史上的故事來了。雨下多了，不是就會有水災麼？在古時候，有一次就是有很大的水災，滿地都跟河一樣，人都躲在房頂上。幸虧有一個有本事的人，叫作大禹，他將水災平定了。我給你們講這個故事怎麼樣？』

宋先生說了之後，寧兒，小青，信兒，都高興極了，拍起手來，信兒更歡喜得跳了起來。宋夫人便說：

『別吵，別吵，快些坐下；要是吵，爸爸就不說了。快都找一個位子坐下吧。』

寧兒他們聽見他們的母親這樣說，都怕他們的父親真的不說了，便都安安靜靜的坐下。信兒也好好的靠在他母親身旁站着，張大了兩個小眼睛，看着他父親的嘴，好像他父親的嘴裏有什麼特別的東西，就會吐出來似的。宋先生先輕輕的咳嗽了一聲，便慢慢的說道：

「現在我們中國不是有二十八省嗎？國土不是很大嗎？可是你們要曉得在幾千年前的中國，才只有現在的山東河南這幾省的地方。而且還有許多野蠻的人種，叫作苗人的，和我們漢人混住在一塊，我們常常受他們欺負。幸虧有一個本事很大的皇帝，叫作黃帝，把苗人的頭子蚩尤給打死了，苗人也都打跑了，我們這些人，才得安靜活着。後來黃帝死了，過了幾百年，又有一個有名的皇帝，叫作堯。他雖然是皇帝，可是和後來那些專制皇帝不同，他既肯替百姓作事，又能聽百姓的話，什

麼事都肯照着百姓的意思。因爲他想這天下的國土，原是百姓大家的，並不是他一個人的，大家舉他出來作皇帝，不過看得起他，叫他出來給大家幫忙辦事罷了，並不是特別叫他一個人來享福的。所以他一切都替人民設想，怎麼樣能使人民有利益，他就怎麼樣去辦。

『他作了幾十年的皇帝，人民也都享了幾十年的福。可是有一年，不得了哪。忽然發起大水來了，差不多到處都是大水，人民種田的也不能種田了，作買賣的也不能作買賣了。一個個叫苦連天，可是也沒有法子。』

見了這個情形，便着急得了不得，因為他原來最關心百姓的事情的。百姓餓了，他就說同他自己餓了一樣；百姓冷了，他就說同他自己冷了一樣。現在他見一國的人都被大水害苦了，他的心裏真難受，比這些百姓還更厲害。這一天，他便問他的大臣說：「現在大水這樣利害，人民都不能夠安居樂業，我們總要想個法子治水，把這個水治平定了才行。你們看有誰可以去治水呢？」這時他的大臣互相商議了一下，便都異口同聲地說：「鯀可以！鯀可以！」

「堯聽了他們的話，自己又想了一想便說：『鯀這個人雖然很聰明，很能幹，辦事的本領也很不壞；可是他這個人的脾氣太固執了。他就知道他自己的話是對的，別人的話他都不相信，就是明明知道別人的話對了，他也總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辦。他在家裏面，也是什麼事都任着性子辦。像他這樣子的人，怎麼能夠治大水呢！』」

『他的大臣聽見他這樣說，便都回答道：「鯀這個人平常雖然剛愎自用，可是他對於治水，特別的有經驗。現在我們知道的只有他治水的工夫最好。何妨叫他去試一

試呢。如果成了，豈不是很好。不成，我們再另找別人。」

『堯聽見大臣們都這麼說，他想也許鯀這個人治水的本領真好，所以大眾才推舉他的，便只說：「好吧，就叫他去治水吧。」』

『一面這麼說，一面就叫人去叫鯀去了。鯀來了之後，堯便對他說：「現在到處常發大水，人民都不能安居樂業了，我實在着急得了不得。聽大家說，你治水的本領很好，所以我叫你去治水。你最好能趕快把水治



好。早一天治好，人民早得一天安寧。那末，人民怎樣感激你的呀。你治完水之後，不但大家感激你，就是我也非常感激你呢。」

「鯀本來是一個性情驕傲自命不凡的人，聽見堯叫他去負治水的重任，非常高興，更以爲自己果然是了不得的人物了，便滿允許的向堯說：「我雖然對於治水沒有十分的研究，但是我相信還有點法子可以治得水患。大概不出一年，總可以將水災平定。一年之後，你就可以高高興興地看百姓去作工種田了。」

『堯聽了鯀的大話，也以爲他確乎有點本事，便命他去治水。於是鯀便歡喜地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了。剛回到他自己家裏，他便歡天喜地的向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子禹說：『明天我就要治水去了。』皇帝叫我去治水呢！……我治水的能力必是不小，所以皇帝才叫我去治水……你看雖然有這麼多大大小小的官吏……可是要說起治水來，他們誰都不成嘍！……不是我誇口，不要一年的工夫，我就能把水災平定，到那時候，大家才知道我的本事呢。到那時候他們才知道不是我誇口呢！……』

『鯀因為過於高興的緣故，便滔滔不絕地說了這麼許多話，一邊說着，一邊在屋子裏來回地走。在他的臉上浮着一臉的笑容，好像這大水已經治完，他的大功，已經告成的樣子。這時，他的兒子禹正站在他的旁邊，不聲不響地聽着鯀興高采烈的說話。一直等到說完，在旁邊坐好了的時候，禹才慢慢地向他說：「父親，現在已經想好了什麼法子麼？」』

『他的父親聽他這樣說，眼睛也不向他看，只是注目在屋頂上的一個蜘蛛，一面懶洋洋地說：』

『當然，我一定早就胸有成竹了。』

『那末，就請你向我說說吧。我也可以長點見識。』

『鯀聽見了禹的話，毫不介意，便拈着他嘴下的鬚鬚，很驕傲自滿地笑了一笑道：

『哈哈！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。就是我說出來你也未必懂得，還敢批評我麼。真是小孩子狂妄無知。』

『禹却還是心平氣和地說：『兒子雖然年少，對於治水沒有什麼研究，可是我也許有一點明白的地方。俗語說聰明人的千條計策，總有一條失敗的，傻子的一千個

法子，說不定也有一條碰巧可用。你何妨說給我聽一聽呢。」

「鯀又笑了一笑，才懶洋洋地說：『那麼，我就說給你聽一聽罷。這回的水災，多半因為河裏的水過多，可是河道太窄，所以常常會流出來，流到各處，就成了大災了。我只要在河的兩岸，高高築上一道長堤，水就不能流出來了。水災自然而然的就會平定了。可笑我國這些官和百姓，都不懂得這條妙計。他們要早知道請我，這水還不至於鬧得這樣厲害呢。你以為我這個法子怎麼

樣？」

『鯀這麼說着，慢慢的把他注視在屋頂的眼睛，移到他兒子的身上，臉上還浮着一臉笑容。他正在聽候着他兒子的回答，他想他的兒子，一定是恭恭敬敬，回答一段佩服他的話。』

『可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他的兒子禹還是坐在那裏，好像沒有什麼感覺似的。停了一會，他才慢慢的說到：『父親說的雖然也是一種辦法，可是據兒子的意思，還覺有點不妥當。就是……』』

『禹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他的父親氣得跳起來道：『還有什麼不妥的地方？你說！你說！……』哼！小孩子還懂得什麼治水，真是笑話。』

『禹看見他的父親不高興，也沉默了一會，看他父親的氣息了一點，才敢說了出來：『父親的法子雖然很好，可是我還以為有點不妥。因為這水勢很急，你的堤還沒有築好，說不定水猛然發來，把堤都衝破了。而且就算是修堤能把水擋住，但是這也只能顧得眼前，不久堤也不堅固了，終於會讓水給衝破的，那時不又要修』

麼？衝了要修，修了又要衝，這要費多少工夫，費多少錢的呢。據我看……」

『鯀氣憤憤地說：「據你看！你看怎麼樣？難道你還有什麼比我更好的法子麼？」』

『禹也不顧他父親發怒，還是慢慢的說下去：「據我的意思，最好能將河道開通，叫水流到海裏去；照這樣，不去防水患，水患自然永遠不會起了。這不是很好的辦法麼？」』

『鯀聽了禹的話之後，冷笑了幾聲道：「傻話！傻話！」』

真是小孩子說法！你想現在時局多麼急迫，有多少人等着治水，要照你的辦法，得多少年之後，才能治好呢。叫大家怎麼等得及！什麼開通河道，流到海裏，真是一派孩子話。算了，你不要說了吧。」

『鯀說完之後，又撚着鬍子，兩隻眼睛仍舊看着屋頂。禹沒有法子再說話，只好走出屋去，原打算明天見了鯀時，再仔細向他說一說，不料他第二天起來的時候，鯀已經興高采烈地去治水去了。』

『光陰過得真快，不覺就是八九年的光景了。這八年

中間，鯀雖然年年都在忙着治水，不過年年水患仍然會起，每年要化許多的錢，來供給牠治水，可是人民還是一樣不能安居樂業。鯀不知道是他自己治水的本領不高明，他總以爲是天的意思應該有水患的，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夠治好。有一天，他向他的屬員說：「我們治水，治了這麼多年，怎麼水勢還是一樣的凶猛，不減退下去，難道這還怪我不盡力麼？」

「他的屬員，當然是當面恭維他，奉承他，說了許多把結他的話。鯀向來是個強愎的人，最喜戴高帽子，聽

了這一片話，當然是自己高興，居之不疑了。

『可是這時，堯已經漸漸老了，國家的大事都不能自己管理，所以任着鯀爲所欲爲，但不久堯就叫他的一個大臣叫作舜的代他管理國事。這時，舜年少力壯，很想振作一番，一瞧見鯀治水許久還沒有平定，著急得了不得，便叫人把鯀叫來說：

『你治水已經快有九年了，可是水災還沒有平定，人民老不能安居樂業。我們拿人民的錢，就應當替人民作事。像你這個樣子，怎麼對得起人民呢？你從先不是說

一年就可以治平了水麼？現在已經九年了，怎麼還沒有治平呢？你還有什麼好法子沒有？」

『鯀聽見舜責備他的話，不但不著急，反而得意地說：『我的法子寔在不錯，但天命要降災與老百姓，不是人力所能爲的，所以我也沒有法子。剛才你說我辦事不力，難道人力就可以勝天麼？』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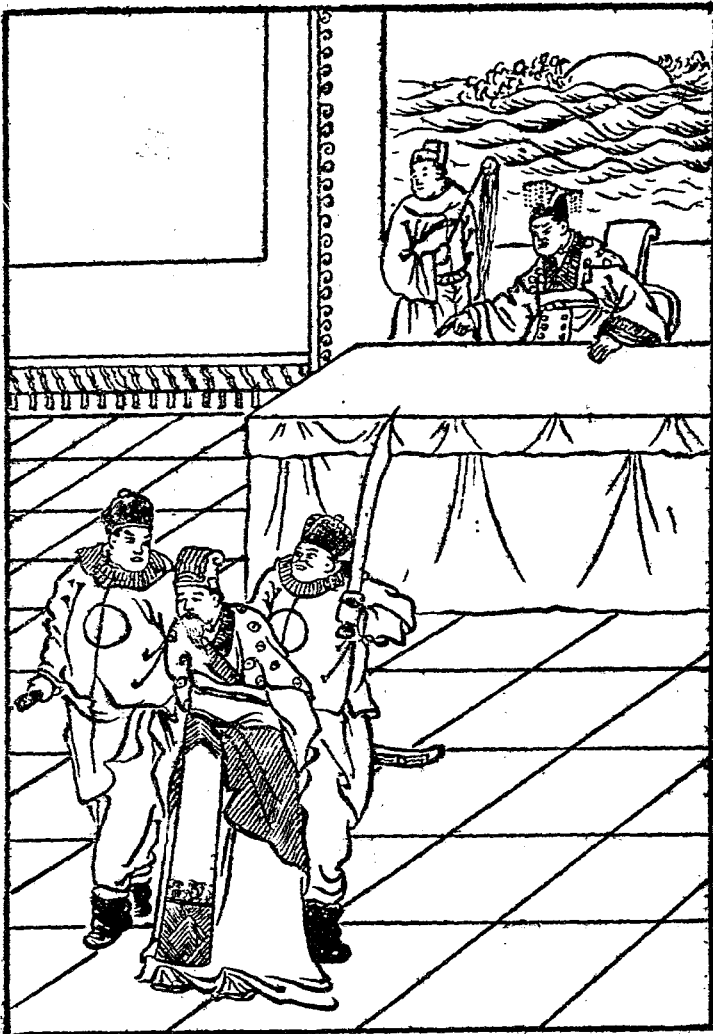
『舜聽了鯀的話，寔在生氣得很，就說：「我們人作事，都要盡我們的力量去作，自然會有成功的一天。什麼事都看我們盡的力量怎麼樣，盡一分力量，可以得一

分效果。什麼天命等等的話，都是沒有用的人自己騙自己的。人力弄好了，就可以勝天，譬如說我們不去吃飯，飯還會自己跑到我們嘴裏來麼？世界上的事，那一樁不是人的力量做的？我們不自己去作，決不會成功的。

『如果老百姓們說什麼天命的話，還可以說他們知識太淺沒有法子；像我們這些替人民作事的人，要也都講起天命來，便什麼事都不用辦，還怎麼對得起人民呢？這樣的人。只知道用人民的錢，不盡力替人民作事，

還說是天命，你的罪過寔在大極了。要是作官的都像你這個樣子，那麼這國家還有人肯作事麼？要是耕田的，作工的，作買賣的都像你這個樣子，那麼還有人肯去耕田作工作買賣麼？……』

『舜越說越覺得生氣，便叫人把鯀拉出去殺了。可憐鯀不聽他兒子禹的話，只是孤意獨行相信天命，就把他自己一條命送了。自己的命送了還不要緊，還害得人民九年不得安居，你們說這樣的人是不是又可憐又可氣呢？鯀雖然死了，可是水災還沒有平定，還得找人去



治。有一天，堯聽見舜已把鯀殺了就問舜說：

『現在鯀也死了，水災也沒有平定，我們總得再找一個人去治水，你想還有什麼人沒有？』

『舜想了一會就說：「聽說鯀有一個兒子名叫禹的，治水的本領很大，也很肯負責辦事。聽說他從先曾經獻了一個計策，可是鯀沒有用。如果用他去治，大概可以成功。」』

『堯說：「禹這個人我也知道，他很正直很能幹，可是我們剛把他的父親殺了，却叫他去治水，恐怕他不肯去。」』

吧！」

『我們殺了他的父親。是爲國家殺的，難道他還會和國家記仇麼？我想他這個人既然很正直，一定肯去的。』

你不妨派人把他找來，我問他一問。」

『堯聽說之後，便派人把禹叫來。禹這時，正因爲父親死了悲痛得了不得：可是聽說堯叫他，又不敢不來。』

禹連忙到堯的宮殿，堯一見了他就說：

『聽說你治水的本領很好，你父親因爲不聽你的話，所以沒有將水治平；現在我打算叫你去治水；不知道你

願意去不願意去。』

『禹聽了堯的話，心裏可就爲了難了。因爲他的父親才讓堯和舜給殺了，若就家族方面說，堯和舜都是他殺父的仇人，他怎麼可以替殺父的仇人作事呢？可是他再轉念一想，堯和舜都並不是因爲私仇殺他的父親，是因爲他的父親給國家辦事不盡力，白花了國家許多錢，沒有把事辦好；不但沒有辦好，反而自己不認錯，都說是天命，這不是他父親應當死的罪過嗎？他這麼一想，便覺得還是應命去治水才對，並且他想，他父親雖然沒

有把水治好，他如果能把水治好，這也可以贖他父親一部分的罪過，也就可以說與他父親爭了一部分的光榮。

『他又想他自己對於治水又很能自信，如果照他自己的辦法作去，不久水總可以平定的。如果能將水治平，那麼一國人都可以安居樂業。他如果不去治水，就許沒有人會治水。水永遠不治平，人民就沒有安居樂業的一天。如果沒有治水的法子，還情有可說；既有法子可想，那麼，作人民的能於國家盡一分力，就應當盡一分力，才對得起國家。他怎麼能爲他一個人的私仇，不顧

大家的公益呢？

『他自己坐在旁邊想了半天，便決定了主意，向堯和

舜說：

『我對於治水，也還有一點主意。因為我想這水老沒有平定的緣故，就因為以先治水的人都只知道在眼前想法子：水漲了，就築堤；堤要倒了，就在旁邊守著；如果守不住了，就只可讓他衝去之後再築。這是只顧眼前不管永久的，正是我們人民的通病。據我看來，總要想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才行。這河水氾濫，就因為河身太窄。』

又有時讓泥土塞住了河道，水一漲，就不能流通了。水不能流通，自然就流出河來。要想叫水不會氾濫，應當將河道修得流暢，再能設法叫這些河道連通起來，一直通到大海裏面去，水只要一到海裏去，就不會氾濫成災了。這是我的意見，不知道還可以用麼？」

「堯和舜聽了禹的話，非常高興，他想這真是對病下藥的法子，向來沒有人說過的。果然照這樣辦去，一定可以成功。他們便立刻叫禹担任治水的職務。禹因為自己的確有把握，便也不推辭，立刻答應。過了幾天，他

大禹治水



就離開家裏出去治水去了。

『這回禹去治水，可和他父親大不相同了。他不像他父親似的，只知道在河上想法子，水快漲了，才知道築堤。他先把一國的地方的險要地勢的高下看清楚。那時中國地方還很小，只分作九州，九州裏面又有九條大河道，叫作九河道。禹把九州九道都打得開通了，那些河道，就一直流到海裏面去。那時候中國，還沒有開化，交通也不便利，不但沒有火車輪船，就是馬車大船都沒有。禹在陸上就坐着牛車，在水裏就坐小划船，幾十里

路就得走一天。他照着他的計劃治水，一直治了十五年，才把水治平定了。這十五年裏頭，每天東跑西跑，簡直連飯都不能好好的吃。你們說他苦不苦。可是他想他如果能把水治好，就有許多萬人享幸福。只要能夠叫許多萬人享幸福，就是自己死了，也都值得，何況只是身體上受一點小痛苦呢？因爲他這麼想，所以他身體上雖然吃苦，可是他心裏却非常高興。每天都在忙着治水，自己家裏的事，都不去想，所想的只有治水的事。這十五年裏頭，他有三次從家門口經過。要是別人好幾

年沒有回家，總想回去看一看吧。回家歇一歇，和家裏面人談談話，多麼舒服呢？可是他想水還沒有治好，人民還在受苦，他自己怎麼好意思享福呢。就是他能夠回家，他心裏老惦念着治水，也舒服不了。所以他總不肯回去。可是人乍離開家的時候，總有點想家的，所以禹初次經過家門的時，他也不免回頭看看。況且那時候的家不比現在有高堂大屋，不過是幾間草房罷了：禹經過家門的時候，聽見裏面有小孩落地呱呱的哭聲，他心中知道是他的妻子生小孩，這樣的事情，別人處着一定回

家去看看，顧及大人和小孩的平安，但是禹又想，『我負治水救民這樣大的責任，怎樣能因私廢公，誤了國家的大事？』所以他硬硬頭皮就趕緊的跑過去了，你看禹這樣的勇猛精神，怎樣的令人佩服！

『後來他把水治平，人民可以安居樂業了。他心中歡喜的情形，沒有法子說得出來。單說那時堯已經死了，舜接着作皇帝，聽說禹治好了水，非常喜歡，就送給了他一塊黑色美玉。那時禹自然也高興得很，却不是因為這塊美玉才高興。他高興的原故是什麼呢？原來他以爲

一個人總要給國家盡一份義務，才對得起國家。他自己這次。居然能把水治平，總算盡了他的義務了，他怎麼能不高興呢？我們要知道，若是沒有禹治水，中國早讓水給淹完了，那裏還有今天？那裏還能讓我們坐在這裏講故事呢？

『現在禹治水的故事，已經說完了，我們將來作事，總要學禹這樣耐苦盡責，不要像他父親那個樣，只信天命，不盡人力才好啊。』

宋先生一氣滔滔不斷把這大禹治水的故事說完了，聽

得寧兒 信兒 小青他們都出神了，他們也有恨鯀的，也有可憐鯀的，可是都很佩服大禹。寧兒說：

『禹這個人真好！』信兒就拿起一塊小木頭，在院子裏的一塊水地上畫來畫去，嘴裏還說着：

『我就是禹，你們來看我治水呀！』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初版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

初版
再版

大禹治水一冊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著者

李

白

珍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藝學部

陳筑山

瞿菊農

熊佛西

熊子滌

趙水澄

謝剛主

出版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臨時印刷者

攝華印書局

發行著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駟馬大街二十一號

實驗本用翻必究

